



落水记

李天济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昏暗在田野上逐渐凝聚起来。

“嘿……” “嘿……”

叫笛声从空中飞掠而过。

“收工了……”人们彼此呼应着，拖着疲乏的身子，欢笑着三三两两往家走。

唐金披了件旧人民装。鱼一样连窜带跑地鑽到人们前面去。……

唐金家里，——应该说是陈友斌的家里。

江南常见的一厅二厢房。厅屋靠右放着一张老式的红木書案；右厢房是唐金舅父光明社社长陈友斌住的。左面是唐金的臥室和厨房。从厨房的边門出去，就是这屋子的后門。

唐金冲进厨房，点上灯。伸手从挂勾上托下飯籃子。下面脚一歪，把脚桶勾了出来，装上一大碗冷飯，右手忙着倒开水，左手已经从桌下罐子里掏出一大把咸菜来了。

外面場地上飄进来一陣歌声：

“找啊找啊找啊找……

找到一个朋友……”

唐金上面忙着吃飯，下面兩只脚在水桶里不住地搓洗。

唐金丢下碗，从人民装口袋里摸出小梳子来梳头发，下面，兩只脚从水桶里抽了出来，一个劲地上下乱甩，甩的水珠四溅。

“唐金——”外面一个年青人在叫，“供销社又来了新东

西啦！”

另一个青年人：“我們走啦！唐金！”

“来啦！”唐金一面直起脖子答应，一面拿起灯到臥室里去。

臥室里。唐金从枕头下面摸出鈔票，把席子一掀，拿起压得笔挺的白褲子……

· 門口，唐金煥然一新地出来，帶上門，昂然而去。

二

乡供销社門市部。

煤气灯照耀，犹如白日。門前黑板报上，八个大字：“支援春耕，夜間营业。”

供销社里，人們川流不息。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串尖利的猪叫声——顧阿珠紧抱着不断掙扎的小猪仔，向柜台挤去，嘴里喊着：“老王——老王！”

柜台里面的老王垫起脚来：“誰啊——”看見了，“顧阿珠——”

顧阿珠抱着小猪仔直挤进去。

老王急喊：“不行，顧阿珠，不行……我这兒尽是花布……”

“不憐！”顧阿珠頂了他一句，四面环顧，发现旁边的張順发，“来，張順发！”把猪递給他，“抱着，等我！”挤进柜台里面去了。

張順发無可奈何地抱着小猪，在人群外面伸直脖子听。

柜台里，顧阿珠：“怎么啦？猪食还不給我們送去？”

老王：“沒有到啊！”

顧：“猪食够不上啦！急死人！……”

老王：“我也急啊！明天，明天我准給你信。我到县里去……”

張順发臉上不由地浮起一陣阴笑，可是，手上的小猪一挺

身，掉在地上，尖叫着跑了。

人們哄笑着，乱起来。

張順发滿地乱爬。

“算了！真沒用。”顧阿珠已經抱着小猪站在他面前了，“你享福享慣了是不？”

張順发詔笑着：“那里……那里……”就势溜到另一边去。

那边，玻璃柜四面圍滿了欣賞的人們。

唐金气昂昂排开众人鑽进来。

玻璃柜内陈列着兩只手表，标价是六十元。

唐金一見，大为高兴，冒冒失失地：“表——吓！这么便宜……太便宜啦！”

旁边人插上来：“是啊！新的嘛！不算貴。”

唐金：“老王，老王——”

“来了！”老王身随人到，“唐金啊！要什么？”

唐：“表！”

老王：“行——”拿出表来。

唐金接过表：“来得真巧，怎么这样便宜——給你，正好六块！”

老王不接鈔票：“六块——你买什么？”

唐金：“表啊，”

王：“噯——开玩笑，六十块！”

唐：“六十？”怔了。

王指标价：“你看——”

唐：“啊——”黯然放下表，挤出人叢。

老王收起表走了。

唐金失魂落魄地挤回来，伏到玻璃柜上看表。

張順发在一旁拍拍他，迷迷一笑，拉起膀子就往外挤。

供銷社門口。

張順發轻松地：“看沒用，想辦法找錢去。”

唐金：“那兒找——”

張怡然自得：“錢么——不難……”一抬頭，看見陳友斌匆匆而來，連忙拘謹地迎上去，“社長來啦……”

唐金大聲地：“舅舅！”

陳友斌：“唐金啊，夜游神，回去啦！”

張順發挨過去，巴結地：“來開會啊，陳社長？”

陳：“你啊——張順發，病怎麼樣？預備什麼時候好啊？等秋收？”

張：“難，難啦，社長……”

陳：“不難，思想一通就好了！”

張：“是，社長。”

陳友斌：“記清楚，你現在不是富農啦，是社員，優待社員！”

張：“是……”

陳：“是什麼！——要勞動！”回身走了。

唐金趕上去：“舅舅，有件事。”

陳：“有事明天談。”

唐：“我……”

陳：“回去啦，明天一早還要插秧呢！”

三

一束束秧苗從空中劃過，滿天飛舞。

唐金從田里陡然立起，伸手接住一束秧苗，四面環顧，興致勃勃地：“喂——喂——你們落后啦……”

水田里，陽光耀眼，插秧的，挑秧的，修堤岸的，忙成一片。再加之附近抽水機的轟鳴，唐金的声音，簡直聽不出了。

唐金揩揩汗，向远处插秧的人们：“……落后啦……”

“唐金！”大队长孙玉宝，四十出头，又矮又壮象个石滚子，边插秧边催他：“快点做吧！”

唐金调皮地敬礼：“是！队长！”可并没有做，反而更得意地放声大叫，“喂——你们加油啊！”

“唐金！”孙玉宝急了，直起腰，顺手向唐金甩去一手稀泥，正打在他额角上。

唐金随手一抹，弄了满脸。

孙玉宝忍着笑：“快赶，多争点工分好买表，娶媳妇。”

“嗯！”唐金气吼吼瞪着孙。

孙：“快干！你舅舅来了！”

远处，陈友斌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

“队长，十分钟就来。”唐金摔下秧苗，“舅舅——”放开大步追上去。

猪舍门口，张顺发在扫地。

陈友斌飞驰而至，跳下车，就往猪舍里跑，嘴里喊着：“顺阿珠！阿珠！”

张顺发提着扫帚，鬼鬼祟祟挨到猪舍门口去。

猪舍里面。

陈友斌问顺阿珠：“猪食怎么样？”

顺：“急死人，等老王的信呢。”

陈：“不能等——”指猪仔，“它们等不了！区里的消息，要等一个礼拜才能到！”

顺：“啊呀！死老王，这不要了我的命……”

陈：“还能维持几天？”

顺：“两——三天……”

陈：“快，自己想办法去买，三块钱一担都得买！”

外面。

張順发臉上浮起一陣笑意。

唐金气咻咻急奔而來：“我舅舅呢？”

張順发往里一指，唐金冲进去，拉住陈友斌：“舅舅，錢有嗎？”

陈：“有啊！”

唐金：“借点給我，买只表……”

陈：“买表——沒有！”

唐：“好舅舅！”

陈：“你的錢那里去了，就曉得化錢，見什么买什么，皮鞋，鋼笔，襯衫……”

唐：“买表又不是——”

陈：“对啦，不是坏事，可要自己有錢，才能买啊，对不？年紀輕輕的，要学好，少跟張順发在一起。”轉身走了。

猪舍外面。

唐金垂首而去，陈友斌已經去远了。

張順发挨上来碰碰唐金，一个勁地做手势。

唐金莫名其妙。

張順发从怀里掏出一只手表来，唐金兩眼一亮，身不由己跟着張順发走进路边竹林里去。

竹林里。

張順发：“怎么样，这个表你中意不？听听，你听听这聲音……”

唐金接过表来，反来复去，又是听又是看，爱不忍釋。

張：“游泳表！泡在水里照常走，夜光的，半夜看表，不点灯……要不，我讓給你，三十五块。”

唐金实在高兴：“好啊——可是……沒有現錢……”

張：“錢——”拿过表来，自己套上，“錢是死的，人是活的！”

唐金有了希望：“怎么？”

張：“我們社里正缺猪食，去弄他几船菜叶子，保險，一个賺三个……”

唐金：“卖給我們社里？……”

張：“卖，我来卖，你別担心，只要你帮我搖船，回来这个表就送給你。”

唐：“船那兒来啊？”

張：“找我亲戚借，他还没有入社呢……說定啦！”

唐：“这个……”

張：“怕什么，你舅舅不会知道的！”

唐金默然。

張順发把表伸到他面前：“帶子是真正不銹鋼的！……”

唐金：“表什么时候給我？”

張詭笑：“真凶，比你舅舅还厉害，怎么，一到那面就給你——不給你，你就不把船搖回来，公平吧？……”

唐金默然。

張：“說定了，明天，一早就走。”

唐金：“要插秧啊，明天……”

張：“算啦，插秧！累死了掙一个工分，跟我跑兩趟——只表啦！”

唐：“可是——”

張：“沒有人知道的——你可以生病嘛。”

四

晚上。唐金果然生病了。

陈友斌坐在厅屋書案后面，匆匆忙忙地吃晚飯。

隔壁房里傳出断断續續的呻吟。

顧阿珠推門进来：“社长，开会啦。”

陈友斌含着一口飯，点头。

顧：“唐金病好些不？”

屋内，唐金蹲在牀上，正豎起耳朵偷听呢——嘴里还不断发出呻吟。

顧的声音：“我看看去。”

唐金慌忙躺下，紧閉双目，大声呻吟。

顧阿珠进来：“唐金——”

唐金稍稍睜开眼，有气無力地：“嗯……”

顧：“那兒疼？”

唐：“肚……不……心，心……”

顧：“心口疼？——啊！我害过，胃气疼，疼起来一陣一陣的，是不？”

唐金：“是啊，一陣一陣的……啊呀……”

顧：“不要紧，我来給你医。”說着已經从桌上水瓶里倒出一大碗开水，一手扶起唐金，“快，喝，喝掉，燙一燙就好了……喝啊……”

开水燙的唐金直翻眼，被顧逼着，不喝又不行，苦不堪言。

陈友斌进来，关切地：“怎么样？”

顧阿珠：“不要紧。”向唐，“好些嗎？”

唐金被开水燙怕了，勉强点头。

顧得意地：“是吧，我外婆傳下来的老办法，治胃气，一燙就好。……”

陈：“行了，休息休息，睡吧，明天一早还要插秧呢。”二人出去。

唐金一听，怔了。

“啊呀！”唐金臉一苦，双手抱着肚皮，惨叫起来。

陈友斌回来：“又疼啦……”

唐金：“啊呀……”躺下去，在牀上翻滾。

顧：“对了，汗沒有出透，来，”順手把迭放在牀后櫃子上的棉被抱起往唐金身上一盖，“出陣大汗就好！”

唐金：“啊呀……”

顧：“社长，快，把你的被子也拿来。”

陈友斌急忙出去，顧忙着給唐金把被子盖好。

陈友斌捧了兩牀老棉被过来。

顧安慰唐金：“忍着点，唐金，忍住点，出陣汗就好了。”說着，把兩牀被都給唐金盖上了。

唐金悶的气都喘不过来了：“啊……呀……”

陈：“噯，明天到县里卫生院去看看吧。”

顧：“也好……不要紧的……”

陈焦急地：“走吧……”

顧叮囑唐金：“好好睡一觉……”

二人出去。

唐金慢慢伸出头来，滿臉都是黃豆大的汗珠，緊張地傾听——大門关上了，他松口气，猛力推开三牀棉被，一跃而起，光脚跳到地上，剝下上衣，就势抹抹臉，把衣服纏起来一絞——就象絞的湿手巾一样，滴滴答答，滴了一地。

“唉——”唐金叹口气，抄起个面盆往厨房里去……

突然，后門“吱呀——”响了。

唐金吓的兔子一样竄到牀上去，拉上被子，大声呻吟。

进来的是張順发，老鼠一样，探着腦袋：“唐金——”

唐金：“啊呀——”

張順发溜到唐金牀边，輕輕推他。

唐金縮起头，哼的更来勁了。

張急了：“是我，張順发！別裝啦！”

唐伸出頭來：“啊？——你啊！”掀開被，跳下地來，
“唉——這個苦吃大了！幾點啦？”

張掏出表來：“八點半。”

唐：“我看看。”拿過表來，得意地，“行啦，明天一早
去吧，舅舅叫我去醫病呢。”

張順发緊皺雙眉，灰心喪氣地：“你行，我不行啦。”扶
着桌邊坐下來，“去不成了……”

唐金：“怎麼？——船沒有借到？”

張：“船早就弄來了……唉……”

唐：“那——”

張搖頭不語。

唐金急了：“講嘛！”

張：“剛想起來，沒有鄉政府的證明信，去也是白去，買
不到——人家不肯賣的。”沉重地吐出一口長氣。

唐金：“唉——”

張：“完了，一場空！”

唐金沉默一歇，摸弄着手表，真心疼，托着它就象托着千
斤石一樣，遞給張：“噯——”

張順发不聞不問。

唐金把表輕輕放在張順发面前桌上。

唐金抱頭不語，兩眼却死盯着表。

沉寂中，表聲嗒嗒……

張順发突然興奮地：“對！”

唐金：“什麼？”

張：“有辦法！”

唐金大喜：“啊！”伸手抓表——撲了個空，表已經在張
順发手裡了。

張：“別急！我們合作社的圖章呢？快，找出來看看！”

唐一時不介：“怎麼？”

張：“等等說，快，先找出來。”把唐金推出房間。
廳屋裏。

張順發搶到書桌邊，旋亮桌上的煤油燈。

唐金從掛在牆上的陳友斌的帆布包裏掏出圖章來。

張：“我看！”右手抓過來哈哈氣，左手掏出信紙，往上一復，一按——章已經蓋好了。

“幹什麼？”唐金伸手來搶。

“收起來！”張順發把圖章往唐金手中一塞，“有社裏的章，才能去買菜啊！要多少有多少，社會主義，互相幫助嘛！”笑着摔開唐金，“不要怕，出了事兒有我。明天，天一亮就來，我等你！”一笑，回身溜了。

五

次日黎明，大石橋。

張順發立在船頭上，伸着脖子向船上眺望。

船一晃，唐金已從葦叢中跳上來了。

唐金：“混蛋！昨晚上……”

張：“算啦，不要生氣。”竹篙一點，船離岸，“現在，我們倆個是上了一條船啦！”

六

船到龍河鄉已經是下午，太陽偏西了。

龍河鄉的紅旗社。

一片看不到邊的菜園地。挑水的，澆水的，灑藥粉的，捉蟲的……人們忙成一團，

晴空萬里，歌聲盪漾。

河里，張順发立在船头，引頸四望，得意地：“到了。”

唐金：（抹汗）“到了。”

張：“嗯，紅旗社到了，靠岸！”

張順发輕捷地跃上岸去，系好船。才发现唐金沒有下来，

喊：“上岸啦，唐金。”

唐金在后艙上躺下了。

張順发气的牙痒痒的，跳上船来，把表送到唐金面前。

唐金由不住一笑，接过表，爬起来。

岸上傳来一片歌声。

二人上岸。

岸上一片尽是菜园地，远处，一排暖房的玻璃在闪闪发光。地平綫上，隐隐矗立着烟囱，这是大工业城市的郊区，紅旗蔬菜生产合作社。

張：“別看了，找社长去——喽。”

大路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挑了滿滿兩桶水，平平稳稳，健步而来。

唐金躊躇。

張：“怕什么？有我呢！”

唐金看清了过来的少女，身不由己地迎上去，問：“請問、紅……紅旗社是这兒吧。”

女：“是啊。找那一个？”

唐：“找——你們社长……”

“姚月英，快啊！”田里，人們在喊。

姚：（抱歉地一笑）“那面等水，我就来。”大步而去。

唐金大概一輩子从沒有見過这么漂亮、这么生气勃勃的人，看着她的背影，看傻了。

“社长呢？”張順发过来問他，唐金沒听见，“問你，社长呢？”

唐金指着那面正放下水桶的姚月英：“她就来。”

張：“她是社长？”

唐：“不知道……”

張：“看你，鬼迷啦！还不肯上来呢……”

姚月英已經連跑帶跳地回来了，喘着气：“从那兒来的？”

唐：“我們是光明社的。”

姚高兴：“啊呀！你們是旗帜社来的啊！太好了！我們早就想去参观了……”

唐金得意非凡，忘其所以：“参观，好啊！你來找我，我叫唐金……”

姚：“我叫姚月英。”

張順发在一边可不耐烦了。

唐金兴奋地：“什么时候來，我等你！我——我來接你。……”

張順发猛踩他一脚。唐金怔住，張着嘴說不下去。

姚不介：“怎么？”

張順发笑迷迷暗示唐金：“講嘛有公事……”

唐金应声虫一样：“公事……”

姚：“那好，先去休息一下。”自己領头走了，“來啊。”

二人相視，沒法，跟上去。

七

民校里，牆上挂着农业招貼画，大黑板上写了一只歌子，屋当中吊着兩盞煤汽灯。

二人并坐。

姚月英拿着竹壳热水瓶，茶碗，給他們倒水。

張：“我們是來買白菜叶子的，喂猪，社里猪食够不上了，明天就沒有吃的……”

姚：“这么紧张，怎么不早说呢……”

“这是社里开的证明信。”张顺发双手把信送上。

姚月英：“怎么？……”信上只印了半个图章，“合作”两个字还是倒着的。“不对啊……”

张顺发：“不对？”

姚：“嗯！”

唐：“这……”惊慌之状，溢于言表。

张顺发拉他一把，暗示他要镇定，笑着迎上去：“对的啊，光明社……”

姚月英：“对的？”不好再问，皱皱眉，翻身而去。

唐：“怎么啦？”

张：（惊疑）“不好，去，跟着她，看她干什么？”

“跟着她？”唐金胆怯，摇头。

“不要怕。”张顺发笑着，催，“去，去吧。去啊！”推他出去。

红旗社的办公室里，一群人正围坐着商量社的百年大计，桌上堆满各式表格，两把算盘在滴答乱响，屋内烟雾腾腾。

窗口下面，姚月英在向社长请示。

社长从姚月英手上拿过证明信来，看——

窗外，唐金掩掩饰饰跑来，伏在窗口下面。

屋内传出社长的声音：“这图章盖的不对啊！还有个人干什么？没有问？……光明社，真的假的？要是冒充的呢？……”

姚声：“你说假的！”

唐金吓的倒抽一口冷气！回头撒腿就奔。

屋内，姚月英笑着从社长手里抢过信来：“对了，了。”信纸背面还印了半个图章，把信反摺过一只角来，一拼，“这不是，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太急了，把图章

成这个样子。”

社长：“你再去問一下吧，由你处理好了。”

民校里。

唐金扶着桌子，上气不接下气：“坏，坏了，說我們是假的！”

張：“什么？”

唐：“冒充的！”

張：“怎么搞的？”

姚月英进来，問張順发：“你——貴姓？”

張一怔，脫口而出：“我姓陈——”

姚：“陈——陈友斌？”問唐，“发起集体养猪的……”

唐囁嚅：“是啊！你認識？陈友斌是我舅舅。”

姚：“不認識——听说过。”

張順发平靜地：“呃，就是我，我叫陈友斌。”

姚：“他舅舅。”

張微笑，点首：“愛……舅舅……舅舅……”

唐金气的直瞪他，可是毫無办法。

姚月英：“这太好了，今天你一定給我們做个报告……”

“报告！”張順发吓的把手上的茶杯給砸了。

姚月英：“怎么啦？”

張：“报告……不行，我……沒有帶材料来……以后，你門……来參觀……我再，再談吧。”

姚月英：“今天不行……”

張：“今天太急啦，公事在身，猪食沒啦。”

姚月英：“我就去，你別急。”轉身奔出去。

唐金：“你怎么冒充我舅舅？”

張順发一面擦汗：“別响！你是我舅舅，好吧！——舅舅！”

舅舅！”

“怎么啦！”

張順发抬头一看，窗外多了一个年青人，吓坏了，也急坏了：“糟……了，都听见了。”

門外面。

姚月英拉过那个年青人：“阿忠，光明社的陈友斌来了，来买菜叶子……”

阿忠：“陈友斌？报纸上登过的。”

姚：“对呀！人家就来两个人，我们去把菜叶给他装到船上。”

阿：“好啊！不要他们动手，叫他们高兴一下！”

姚：“去！快去动员人去！”

阿忠兴冲冲跑了。

唐金：“她在干什么？”指門外。

張：“誰？”

唐金：“姚月英啊，她出去了又不走，守，守在那儿干什么？”

張順发皺眉蹙額，沉默不語。

唐金：“唉——”看看手上的表，搖頭，長嘆。

張順发：“來，干脆，你去試她一下。”

唐金人都縮起來了：“我……”

張順发強打精神，哄孩子一樣又一面附耳低語，一面把唐金往外推：“去，去……”

唐金咬咬牙，鼓足勇氣，擠出一臉笑，往外走。

可是越走越走不動，走到姚月英背後時，人都軟了，臉上的笑早象陣烟似的消散了，站在那兒，連連張嘴，一點聲音都發不出。

姚月英全神貫注，一心在等阿忠。

好不容易，唐金才逼出一聲干咳。